紅樓夢/第065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第六十五回　賈二舍偷娶尤二姨　尤三姐思嫁柳二郎[1]

話說賈璉賈珍賈蓉等三人商議，事事妥貼，至初二日，先將尤老和三姐送入新房。尤老一看，雖不似賈蓉口內之言，也十分齊備，母女二人已稱了心。鮑二夫婦見了如一盆火，赶著尤老一口一聲喚老娘，又或是老太太，赶著三姐喚三姨，或是姨娘。至次日五更天，一乘素轎，將二姐抬來。各色香燭紙馬，并舖蓋以及酒飯，早已備得十分妥當。一時，賈璉素服坐了小轎而來，拜過天地，焚了紙馬。那尤老見二姐身上頭上煥然一新不是在家模樣，十分得意。攙入洞房。是夜賈璉同他顛鸞倒鳳，百般恩愛，不消細說。

那賈璉越看越愛，越瞧越喜，不知怎生奉承這二姐，乃命鮑二等人不許提三說二的，直以奶奶稱之，自己也稱奶奶，竟將鳳姐一筆勾倒。有時回家中，只說在東府有事羈絆，鳳姐輩因知他和賈珍相得，自然是或有事商議，也不疑心。再家下人雖多，都不管這些事。便有那游手好閒專打聽小事的人，也都去奉承賈璉，乘机討些便宜，誰肯去露風。于是賈璉深感賈珍不盡。賈璉一月出五兩銀子做天天的供給。若不來時，他母女三人一處吃飯，若賈璉來了，他夫妻二人一處吃，他母女便回房自吃。賈璉又將自己積年所有的梯己，一并搬了與二姐收著，又將鳳姐素日之為人行事，枕邊衾內盡情告訴了他，只等一死，便接他進去。二姐聽了，自是願意。當下十來個人，倒也過起日子來，十分丰足。

眼見已是兩個月光景。這日賈珍在鐵檻寺作完佛事，晚間回家時，因與他姨妹久別，竟要去探望探望。先命小廝去打聽賈璉在與不在，小廝回來說不在。賈珍歡喜，將左右一概先遣回去，只留兩個心腹小童牽馬。一時，到了新房，已是掌燈時分，悄悄入去。兩個小廝將馬拴在圈內，自往下房去聽候。賈珍進來，屋內才點燈，先看過了尤氏母女，然後二姐出見，賈珍仍喚二姨。大家吃茶，說了一回閒話。賈珍因笑說：“我作的這保山如何？若錯過了，打著燈籠還沒處尋，過日你姐姐還備了禮來瞧你們呢。”說話之間，

尤二姐已命人預備下酒饌，關起門來，都是一家人，原無避諱。那鮑二來請安，賈珍便說：“你還是個有良心的小子，所以叫你來伏侍。日後自有大用你之處，不可在外頭吃酒生事。我自然賞你。倘或這里短了什麼，你璉二爺事多，那里人雜，你只管去回我。我們弟兄不比別人。”鮑二答應道：“是，小的知道。若小的不盡心，除非不要這腦袋了。”賈珍點頭說：“要你知道。”當下四人一處吃酒。尤二姐知局，便邀他母親說：“我怪怕的，媽同我到那邊走走來。”尤老也會意，便真個同他出來只剩小丫頭們。賈珍便和三姐挨肩擦臉，百般輕薄起來。小丫頭子們看不過，也都躲了出去，憑他兩個自在取樂，不知作些什麼勾當。

跟的兩個小廝都在廚下和鮑二飲酒，鮑二女人上灶。忽見兩個丫頭也走了來嘲笑，要吃酒。鮑二因說：“姐兒們不在上頭伏侍，也偷來了。一時叫起來沒人，又是事。”他女人罵道：“胡涂渾嗆了的忘八！你撞喪那黃湯罷。撞喪碎了，夾著你那膫子挺你的尸去。叫不叫，與你屄相干！一應有我承當，風雨橫豎灑不著你頭上來。”這鮑二原因妻子發跡的，近日越發虧他。自己除賺錢吃酒之外，一概不管，賈璉等也不肯責備他，故他視妻如母，百依百隨，且吃夠了便去睡覺。這里鮑二家的陪著這些丫鬟小廝吃酒，討他們的好，准備在賈珍前上好。

四人正吃的高興，忽聽扣門之聲，鮑二家的忙出來開門，看見是賈璉下馬，問有事無事。鮑二女人便悄悄告他說：“大爺在這里西院里呢。”賈璉聽了便回至臥房。只見尤二姐和他母親都在房中，見他來了，二人面上便有些訕訕的。賈璉反推不知，只命：“快拿酒來，咱們吃兩杯好睡覺。我今日很乏了。”尤二姐忙上來陪笑接衣奉茶，問長問短。賈璉喜的心痒難受。一時鮑二家的端上酒來，二人對飲。他丈母不吃，自回房中睡去了。兩個小丫頭分了一個過來伏侍。賈璉的心腹小童隆兒拴馬去，見已有了一匹馬，細瞧一瞧，知是賈珍的，心下會意，也來廚下。只見喜兒壽兒兩個正在那里坐著吃酒，見他來了，也都會意，故笑道：“你這會子來的巧。我們因赶不上爺的馬，恐怕犯夜，往這里來借宿一宵的。”隆兒便笑道：“有的是炕，只管睡。我是二爺使我送月銀的，交給了奶奶，我也不回去了。”喜兒便說：“我們吃多了，你來吃一鐘。”隆兒才坐下，端起杯來，忽聽馬棚內鬧將起來。原來二馬同槽，不能相容，互相蹶踢起來。隆兒等慌的忙放下酒杯，出來喝馬，好容易喝住，另拴好了，方進來。鮑二家的笑說：“你三人就在這里罷，茶也現成了，我可去了。”說著，帶門出去。這里喜兒喝了幾杯，已是楞子眼了。隆兒壽兒關了門，回頭見喜兒直挺挺的仰臥炕上，二人便推他說：“好兄弟，起來好生睡，只顧你一個人，我們就苦了。”那喜兒便說道：“咱們今兒可要公公道道的貼一爐子燒餅，要有一個充正經的人，我痛把你媽一肏。”隆兒壽兒見他醉了，也不必多

說，只得吹了燈，將就睡下。尤二姐聽見馬鬧，心下便不自安，只管用言語混亂賈璉。那賈璉吃了幾杯，春興發作，便命收了酒果，掩門寬衣。尤二姐只穿著大紅小襖，散挽烏雲，滿臉春色，比白日更增了顏色。賈璉摟他笑道：“人人都說我們那夜叉婆齊整，如今我看來，給你拾鞋也不要。”尤二姐道：“我雖標致，卻無品行。看來到底是不標致的好。”賈璉忙問道：“這話如何說？我卻不解。”尤二姐滴淚說道：“你們拿我作愚人待，什麼事我不知。我如今和你作了兩個月夫妻，日子雖淺，我也知你不是愚人。我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，如今既作了夫妻，我終身靠你，豈敢瞞藏一字。我算是有靠，將來我妹子卻如何結果？据我看來，這個形景恐非長策，要作長久之計方可。”賈璉聽了，笑道：“你且放心，我不是拈酸吃醋之輩。前事我已盡知，你也不必驚慌。你因妹夫倒是作兄的，自然不好意思，不如我去破了這例。”說著走了，便至西院中來，只見窗內燈燭輝煌，二人正吃酒取樂。賈璉便推門進去，笑說：“大爺在這里，兄弟來請安。”賈珍羞的無話，只得起身讓坐。賈璉忙笑道：“何必又作如此景象，咱們弟兄從前是如何樣來！大哥為我操心，我今日粉身碎骨，感激不盡。大哥若多心，我意何安。從此以後，還求大哥如昔方好，不然，兄弟能可絕後，再不敢到此處來了。”說著，便要跪下。慌的賈珍連忙攙起，只說：“兄弟怎麼說，我無不領命。”賈璉忙命人：“看酒來，我和大哥吃兩杯。”又拉尤三姐說：“你過來，陪小叔子一杯。”賈珍笑著說：“老二，到底是你，哥哥必要吃乾這鐘。”說著，一揚脖。尤三姐站在炕上，指賈璉笑道：“你不用和我花馬吊嘴的，清水下雜面，你吃我看見。見提著影戲人子上場，好歹別戳破這層紙兒。你別油蒙了心，打諒我們不知道你府上的事。這會子花了幾個臭錢，你們哥兒倆拿著我們姐兒兩個權當粉頭來取樂兒，你們就打錯了算盤了。我也知道你那老婆太難纏，如今把我姐姐拐了來做二房，偷的鑼兒敲不得。我也要會會那鳳奶奶去，看他是幾個腦袋幾只手。若大家好取和便罷，倘若有一點叫人過不去，我有本事先把你兩個的牛黃狗寶掏了出來，再和那潑婦拼了這命，也不算是尤三姑奶奶！喝酒怕什麼，咱們就喝！”說著，自己綽起壺來斟了一杯，自己先喝了半杯，摟過賈璉的脖子來就灌，說：“我和你哥哥已經吃過了，咱們來親香親香。”唬的賈璉酒都醒了。賈珍也不承望尤三姐這等無恥老辣。弟兄兩個本是風月場中耍慣的，不想今日反被這閨女一席話說住。尤三姐一疊聲又叫：“將姐姐請來，要樂咱們四個一處同樂。俗語說‘便宜不過當家’，他們是弟兄，咱們是姊妹，又不是外人，只管上來。”尤二姐反不好意思起來。賈珍得便就要一溜，尤三姐那里肯放。賈珍此時方後悔，不承望他是這种為人，與賈璉反不好輕薄起來。

這尤三姐鬆鬆挽著頭髮，大紅襖子半掩半開，露著蔥綠抹胸，一痕雪脯。底下綠褲紅鞋，一對金蓮或翹或并，沒半刻斯文。兩個墜子卻似打秋千一般，燈光之下，越顯得柳眉籠

翠霧，檀口點丹砂。本是一雙秋水眼，再吃了酒，又添了餳澀淫浪，不獨將他二姊壓倒，据珍璉評去，所見過的上下貴賤若干女子，皆未有此綽約風流者。二人已酥麻如醉，不禁去招他一招，他那淫態風情，反將二人禁住。那尤三姐放出手眼來略試了一試，他弟兄兩個竟全然無一點別識別見，連口中一句響亮話都沒了，不過是酒色二字而已。自己高談闊論，任意揮霍撒落一陣，拿他弟兄二人嘲笑取樂，竟真是他嫖了男人，并非男人淫了他。一時他的酒足興盡，也不容他弟兄多坐，攆了出去，自己關門睡去了。自此後，或略有丫鬟婆娘不到之處，便將賈璉、賈珍、賈蓉三個潑聲厲言痛罵，說他爺兒三個誆騙了他寡婦孤女。賈珍回去之後，以後亦不敢輕易再來，有時尤三姐自己高了興悄命小廝來請，方敢去一會，到了這里，也只好隨他的便。誰知這尤三姐天生脾氣不堪，仗著自己風流標致，偏要打扮的出色，另式作出許多萬人不及的淫情浪態來，哄的男子們垂涎落魄，欲近不能，欲遠不舍，迷離顛倒，他以為樂。他母姊二人也十分相勸，他反說：“姐姐糊涂。咱們金玉一般的人，白叫這兩個現世寶沾污了去，也算無能。而且他家有一個极利害的女人，如今瞞著他不知，咱們方安。倘或一日他知道了，豈有干休之理，勢必有一場大鬧，不知誰生誰死。趁如今我不拿他們取樂作踐准折，到那時白落個臭名，後悔不及。”因此一說，他母女見不聽勸，也只得罷了。那尤三姐天天挑揀穿吃，打了銀的，又要金的，有了珠子，又要寶石，吃的肥鵝，又宰肥鴨。或不趁心，連桌一推，衣裳不如意，不論綾緞新整，便用剪刀剪碎，撕一條，罵一句，究竟賈珍等何曾隨意了一日，反花了許多昧心錢。賈璉來了，只在二姐房內，心中也悔上來。無奈二姐倒是個多情人，以為賈璉是終身之主了，凡事倒還知疼著痒。若論起溫柔和順，凡事必商必議，不敢恃才自專，實較鳳姐高十倍，若論標致，言談行事，也胜五分。雖然如今改過，但已經失了腳，有了一個”淫”字，憑他有甚好處也不算了。偏這賈璉又說：“誰人無錯，知過必改就好。”故不提已往之淫，只取現今之善，便如膠授漆，似水如魚，一心一計，誓同生死，那里還有鳳平二人在意了？二姐在枕邊衾內，也常勸賈璉說：“你和珍大哥商議商議，揀個熟的人，把三丫頭聘了罷。留著他不是常法子，終久要生出事來，怎麼處？”賈璉道：“前日我曾回過大哥的，他只是舍不得。我說‘是塊肥羊肉，只是燙的慌，玫瑰花兒可愛，刺大扎手。咱們未必降的住，正經揀個人聘了罷。’他只意意思思，就丟開手了。你叫我有何法。”二姐道：“你放心。咱們明日先勸三丫頭，他肯了，叫他自己鬧去。鬧的無法，少不得聘他。”賈璉聽了說：“這話极是。”至次日，二姐另備了酒，賈璉也不出門，至午間特請他小妹過來，與他母親上坐。尤三姐便知其意，酒過三巡，不用姐姐開口，先便滴淚泣道：“姐姐今日請我，自有一番大禮要說。但妹子不是那愚人，也不用絮絮叨叨提那從前丑事，我已盡知，說也無益。既如今姐姐也得了好處安身，媽也有了安身之處，我也要自尋歸結去，方是正理。但終身大事，一生至一死，非同兒戲。我如今改過守分，只要我揀一個素日可心如意的人方跟他去。若憑你們

揀擇，雖是富比石崇，才過子建，貌比潘安的，我心里進不去，也白過了一世。”賈璉笑道：“這也容易。憑你說是誰就是誰，一應彩禮都有我們置辦，母親也不用操心。”尤三姐泣道：“姐姐知道，不用我說。”賈璉笑問二姐是誰，二姐一時也想不起來。大家想來，賈璉便道：“定是此人無移了！”便拍手笑道：“我知道了。這人原不差，果然好眼力。”二姐笑問是誰，賈璉笑道：“別人他如何進得去，一定是寶玉。”二姐與尤老聽了，亦以為然。尤三姐便啐了一口，道：“我們有姊妹十個，也嫁你弟兄十個不成。難道除了你家，天下就沒了好男子了不成！”眾人聽了都詫异：“除去他，還有那一個？”尤三姐笑道：“別只在眼前想，姐姐只在五年前想就是了。”

正說著，忽見賈璉的心腹小廝興兒走來請賈璉說：“老爺那邊緊等著叫爺呢。小的答應往舅老爺那邊去了，小的連忙來請。”賈璉又忙問：“昨日家里沒人問？”興兒道：“小的回奶奶說，爺在家廟里同珍大爺商議作百日的事，只怕不能來家。”賈璉忙命拉馬，隆兒跟隨去了，留下興兒答應人來事務。尤二姐拿了兩碟菜，命拿大杯斟了酒，就命興兒在炕沿下蹲著吃，一長一短向他說話兒。問他家里奶奶多大年紀，怎個利害的樣子，老太太多大年紀，太太多大年紀，姑娘幾個，各樣家常等語。興兒笑嘻嘻的在炕沿下一頭吃，一頭將榮府之事備細告訴他母女。又說：“我是二門上該班的人。我們共是兩班，一班四個，共是八個。這八個人有幾個是奶奶的心腹，有幾個是爺的心腹。奶奶的心腹我們不敢惹，爺的心腹奶奶的就敢惹。提起我們奶奶來，心里歹毒，口里尖快。我們二爺也算是個好的，那里見得他。倒是跟前的平姑娘為人很好，雖然和奶奶一氣，他倒背著奶奶常作些個好事。小的們凡有了不是，奶奶是容不過的，只求求他去就完了。如今合家大小除了老太太，太太兩個人，沒有不恨他的，只不過面子情兒怕他。皆因他一時看的人都不及他，只一味哄著老太太，太太兩個人喜歡。他說一是一，說二是二，沒人敢攔他。又恨不得把銀子錢省下來堆成山，好叫老太太，太太說他會過日子，殊不知苦了下人，他討好兒。估著有好事，他就不等別人去說，他先抓尖兒，或有了不好事或他自己錯了，他便一縮頭推到別人身上來，他還在旁邊撥火兒。如今連他正經婆婆大太太都嫌了他，說他‘雀兒揀著旺處飛，黑母雞一窩兒，自家的事不管，倒替人家去瞎張羅’。若不是老太太在頭里，早叫過他去了。”尤二姐笑道：“你背著他這等說他，將來你又不知怎麼說我呢。我又差他一層兒，越發有的說了。”興兒忙跪下說道：“奶奶要這樣說，小的不怕雷打！但凡小的們有造化起來，先娶奶奶時若得了奶奶這樣的人，小的們也少挨些打罵，也少提心吊膽的。如今跟爺的這幾個人，誰不背前背後稱揚奶奶圣德怜下。我們商量著叫二爺要出來，情願來答應奶奶呢。”尤二姐笑道：“猴兒肏的，還不起來呢。說句頑話，就唬的那樣起來。你們作什麼來，我還要找了你奶奶去呢。”興兒連忙搖手說：“奶奶千萬不要去。我告訴奶奶，一輩子別見他才好。嘴甜心苦，兩

面三刀，上頭一臉笑，腳下使絆子，明是一盆火，暗是一把刀：都占全了。只怕三姨的這張嘴還說他不過。好，奶奶這樣斯文良善人，那里是他的對手！”尤氏笑道：“我只以禮待他，他敢怎麼樣！”興兒道：“不是小的吃了酒放肆胡說，奶奶便有禮讓，他看見奶奶比他標致，又比他得人心，他怎肯干休善罷？人家是醋罐子，他是醋缸醋瓮。凡丫頭們二爺多看一眼，他有本事當著爺打個爛羊頭。雖然平姑娘在屋里，大約一年二年之間兩個有一次到一處，他還要口里掂十個過子呢，氣的平姑娘性子發了，哭鬧一陣，說：‘又不是我自己尋來的，你又浪著勸我，我原不依，你反說我反了，這會子又這樣。’他一般的也罷了，倒央告平姑娘。”尤二姐笑道：“可是扯謊？這樣一個夜叉，怎麼反怕屋里的人呢？”興兒道：“這就是俗語說的‘天下逃不過一個理字去’了。這平兒是他自幼的丫頭，陪了過來一共四個，嫁人的嫁人，死的死了，只剩了這個心腹。他原為收了屋里，一則顯他賢良名兒，二則又叫拴爺的心，好不外頭走邪的。又還有一段因果：我們家的規矩，凡爺們大了，未娶親之先都先放兩個人伏侍的。二爺原有兩個，誰知他來了沒半年，都尋出不是來，都打發出去了。別人雖不好說，自己臉上過不去，所以強逼著平姑娘作了房里人。那平姑娘又是個正經人，從不把這一件事放在心上，也不會挑妻窩夫的，倒一味忠心赤膽伏侍他，才容下了。”尤二姐笑道：“原來如此。但我聽見你們家還有一位寡婦奶奶和幾位姑娘。他這樣利害，這些人如何依得？”興兒拍手笑道：“原來奶奶不知道。我們家這位寡婦奶奶，他的渾名叫作‘大菩薩’，第一個善德人。我們家的規矩又大，寡婦奶奶們不管事，只宜清淨守節。妙在姑娘又多，只把姑娘們交給他，看書寫字，學針線，學道理，這是他的責任。除此問事不知，說事不管。只因這一向他病了，事多，這大奶奶暫管幾日。究竟也無可管，不過是按例而行，不象他多事逞才。我們大姑娘不用說，但凡不好也沒這段大福了。二姑娘的渾名是‘二木頭’，戳一針也不知噯喲一聲。三姑娘的渾名是‘玫瑰花’。”尤氏姊妹忙笑問何意。興兒笑道：“玫瑰花又紅又香，無人不愛的，只是刺戳手。也是一位神道，可惜不是太太養的，‘老鴰窩里出鳳凰’。四姑娘小，他正經是珍大爺親妹子，因自幼無母，老太太命太太抱過來養這麼大，也是一位不管事的。奶奶不知道，我們家的姑娘不算，另外有兩個姑娘，真是天上少有，地下無雙。一個是咱們姑太太的女兒，姓林，小名兒叫什麼黛玉，面龐身段和三姨不差什麼，一肚子文章，只是一身多病，這樣的天，還穿夾的，出來風兒一吹就倒了。我們這起沒王法的嘴都悄悄的叫他‘多病西施’。還有一位姨太太的女兒，姓薛，叫什麼寶釵，竟是雪堆出來的。每常出門或上車，或一時院子里瞥見一眼，我們鬼使神差，見了他兩個，不敢出氣兒。”尤二姐笑道：“你們大家規矩，雖然你們小孩子進的去，然遇見小姐們，原該遠遠藏開。”興兒搖手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那正經大禮，自然遠遠的藏開，自不必說。就藏開了，自己不敢出氣，是生怕這氣大了，吹倒了姓林的，氣暖了，吹化了姓薛的。”說的滿屋里都笑起來了。不知端詳，且聽下

回分解。

注释

↑ 本回回目：
“賈二舍偷娶尤二姨　尤三姐思嫁柳二郎”庚辰本，己卯本，列藏本，杨藏本，梦觉本，程甲本。“柳二郎”列藏本作“柳三郎”。

“膏粱子懼內偷娶妾　淫奔女改行自擇夫”戚序本，王府本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